



上图：电视剧《北上》剧照。

了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。评论家王春林感叹：“《北上》，是文学对于现实问题的一个回答，着眼中国‘现代性’发生的关注与书写。徐则臣真正的着眼点，其实是梁启超所谓‘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’。在这样一种地理与时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中，‘现代性’在中国的发生悄然无声地取代了大运河，成为《北上》真正意义上的潜在主人公。”

2014年6月，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。

“我很小就有对运河的兴趣，在好多年里，运河是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之一。通过一条河来反思历史和现实，探究它对中国人的文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；也通过它，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历程，看看西方异质性目光的

打量下中国和中国文化呈现出何种状态。尽管这条河追溯上去可以到两千五百年前，但它一点都不前现代，相反，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现代化。往大里看。老祖宗传下来的就是江河文明，隋唐以降，大半个封建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是围绕运河建构起来的，这对中国人的人格、心理影响也非同寻常。我们的海岸线也很长，为什么我们不是海洋文化？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，漕运要从低往高走，每年运河疏浚要花掉半个国库的银子，为什么还坚持漕运？这里头耐人寻味，是值得去挖掘的。”

徐则臣在写作上的苦心投入没有白费：两年时间里，他先后靠短篇小说《如果大雪封门》拿到了鲁迅文学奖，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拿到了老舍文学奖；写

大运河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拿到了茅盾文学奖。

读了莫言的博士

如今，徐则臣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主编。多年前，经过当时在《当代》杂志工作的吴玄推荐，他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，当了一名文学编辑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在东三环农展馆附近的一栋高楼办公，办公面积不大，就几间办公室。但，在很长一段时期，这本杂志对于新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十几年里，徐则臣的工作是翻阅自然来稿，十几年后，他已经承担起杂志的日常工作。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，但他又怕打开邮箱，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。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“边缘”，“边缘”上仍然挤满人，翘首以盼。

在工作和写作以外，徐则臣目前正在职攻读文学博士学位。这被朋友们看作文坛美事：拿过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徐则臣，跟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读书，言传身教。徐则臣也是莫言到北师大任教后，十几年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。

“我读莫言老师的博士生这件事，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。莫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，到